技癢録

積善堂隨筆

下

g 48

F 2
キ−46

490.4
Gi
2

No. 1730
10 9 48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北里圖書

富士川文庫
584

技癢録卷之二

周防府　南部彜伯民　著

爲學之道

爲學之道其始也務在博通而精究微析其之次也夫欲治材者先刀而後鉋欲理髪者先疏而後比是以其成也捷而其功也偉今之學者不然也佔嗶纔畢輒乃拘字逗句瞀滯无進此欲枇施諸蓬髪鉋用諸完樸終身搰搰莫見其功矣

蠢爾荊蠻

詩小雅蠢爾荊蠻言頑惡無知同蟲蠢動也按匈奴別種有蠕蠕見于南史夷貊傳蠕蠕亦為蟲動貌蓋皆鄙視之之名至王莽改匈奴單于為恭奴善于非可哂之甚乎

赤馬

長州赤馬關或說赤馬者舟舸異名赤馬關猶曰舟關也崔豹古今注曰孫權時名舸為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蓋此處以要關在一大海門之地弘舸巨舩連舳無斷其多者一日之中有出入各至千艘云是其所取以名之而其特用異名者以媲其稱謂也耳

短錢

防長之間錢以八十為陌按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為百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為陌名曰東錢唐昭宗末河南府以八十為陌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蓋代有此例不

獨吾防長之間也

摹印篆

印文有繆篆有摹印篆宋薛尚功所傳摸寶璽之文三焉其得於向巨源及蔡仲平之本者大同而少異蓋爲一體所謂繆篆者原于此繆篆者其文纏綿繞繆故曰繆篆而言古印者以爲非正體不采也就中其得於畢景儒之本者務去藤蔓以從方正所謂摹印篆之鼻祖也摹印者秦漢之間印文惟此一篆無有它體降至六朝寖有所變革唐以下則制度隨意新奇角出且諸篆雜用或盤回取媚或纖巧競孅然後爲得古印之文至是乎榛埋幾盡及迄元時有趙子昂吾衍王厚之著書始論古印已而明有顧從德王百穀甘旭之輩迭起而纘述之於是印章之道一旦復乎秦漢千載之古而人藉此以得知摹印爲古印之文者豈不亦一大幸乎

藥量

震旦凡官文書用紀數文字一至十字皆取其音同而文寄者易之斯以防磨滅失差之憂蓋重物之至

矣皇朝止壹貳拾字其餘無用也廖昆湖曰秦法凡數目字文單者取茂密字易之一作壹二作貳是也按秦諸碑惟一二三改易四以下仍用本文徐氏始取附捌字令一至十字並改非秦之舊也愚惟官董律度市諦利數並有其法獨至醫者方濮之書量衡之目未嘗見諄復鄭重至擇文字者夫醫者聚毒爲藥其量分厘纔差一二即乃涉命顧夫官市之與司命孰重孰輕豈不已惑邪漢張仲景先生當時目爲神手後世崇稱醫聖所著傷寒雜病論集其言藥水獨皆是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之字以立典例也按成本桂枝湯方曰右伍味曰水柒升蓋此傳寫獨於其卷首僅存其故而其餘乃以其煩而略之者爾夫通脉四逆湯之異乎四逆湯裁以於四逆湯中多乾姜壹兩半其他如小承氣湯厚朴三物湯大黃厚朴湯本是一方以分量少異從殊其功並別名稱今以一二三字假令三兩三字失一畫即成二兩二兩二字畫間較濶或疑是三兩乃遂以至方法差忒藉以殺人非醫聖之揆度也菽園雜記云壹貳參肆伍

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恣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雜記恐失考證

五幡

古有五方蓋以五色以象五幡一曰青龍湯（一曰蒼龍湯）二曰白虎湯三曰朱雀湯（一曰朱鳥湯又曰朱鳳湯又曰十棗湯）四曰玄武湯（一曰元武湯又曰真武湯）五曰黃龍湯（一曰小柴胡湯）名青龍者以麻黃青也名白虎者以石膏白也名朱雀者以大棗赤也名玄武者以附子黑也名黃龍者以黃芩黃也五幡見于古今注曰魏朝有青龍幡朱鳥幡玄武幡白虎幡黃龍幡五而以詔四方東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鳥幡西方郡國以白虎幡北方郡國以玄武幡朝廷畿內以黃龍幡是也四神方以色名之說出于山田氏傷寒考

藥氣味

藥之理病氣以制氣而氣不空生必因于味國語曰味生氣是也

藥方合味

藥以合味而成蓋其辛苦香制寒温相輔因能致其力不必如獺兔之喩也國語曰味一無果是也

大黃

藥有大黃一名將軍陶弘景曰大黃其色也將軍之號當取駿快也按礮又有將軍之號同名異物而其取義駿快猛迅則同矣至肩弩有大黃之名蓋亦當有說而吾未能詳之耳

甘草

世說朱泚之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最寢陋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甘草外麤惡而內甘美故時假以自戲爾

少女風

世說管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王原叔曰少女風今俗云急風飜葉見白者是也此說似未切當愚按屈翁山廣東新語曰大風爲母而微風則曰少男少女也起於澤爲少女風起於山爲少男風而皆以颶爲之母屈氏風說據易卦頗有其謂今引以釋少

女徵風已自明切

烏號弓

古有烏號弓其說迂誕叵信愚按淮南子云楚王有白猿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烏號弓蓋是靈弓彈烏烏見之即號故得烏號之名耳韓詩外傳齊景公爲弓泰山烏號之柘註曰以柘爲弓彈烏烏號呼因名烏號柘事絶相類可取以考證

駢脇

史記重耳駢脇今審其義凡人脇肋骨左右各分十二重耳其脇骨併合有如龜板故曰駢脇按王充論衡骨相篇曰帝嚳駢齒亦謂其齒併合不區別駢義可見也

多力

駢脇自古爲多力之相史商君傳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爲驂乘蓋駢脇者其骨堅强不撓故其力逾於常也寛政之初余在浪華見一角觝徒名緋威者形不甚大而膂力超人人言

其腸胃合併如板予未知其實然否蓋或以其勍壯多力能耐搏擊故有此言耳

膽大

史載兎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蓋是相沿俗說余友嘗請官得刑徒之屍解剖觀之膽附肝臟大不過如無花果則雖勇敢過人焉得有其膽如斗之理乎又内經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竊考蘭書膽盈苦汁主運轉氣液消導水穀蓋以獸膽功用推之則蘭書之說爲協其理則云決斷之府乃亦空理牽會耳

肺附

肺附史記武安君傳蚡以肺附爲京師相中山王靖傳得蒙肺附劉向封事臣幸得託肺附注並曰如肺肝相附著此說甚乖乎人身夫肺肝其間有隔膜爲限固不相附近註家蓋錯視大學如見其肺肝以作說殊不知大學只是欲言人身底裏故特擧其內藏大者而統小者本非關以其附近也且若以肺肝爲相附著者則莊子何不曰肺肝胡越而曰肝膽胡越邪曰然則肺附云何解之曰肺者統內藏言之肺附

猶曰内屬也又按正字通曰肺腑或作肺附肺胕則肺腑似是本字其爲肺腑當是藏腑之意乃肴如心腹股肱爪牙之例亦通

十二屬

宛委餘論曰十二屬取牛鼠之類或以爲形體有缺不全鼠無膽牛無下齒虎無項兔無脣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瞳猴無脾雞無外腎狗無腸猪無筋是等空説以元美通識而相沿不詧所謂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之類耶夫鼠牛猴雞姑舍狗而無腸飲食由何而下猪而無筋何以行動吾爲之一嘿

鬚髯

王元美曰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於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於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黄門無勢亦無鬚元美此説奇有理致大抵人鬚髯豐厚者腎氣自實疎鬆者腎氣自虚數驗多然故年少鬚髯未厚若有蚤御内必多致虚勞疝積等疾古者聖人制禮三十而有室至矣其通物情

明詩高簡

明一代詩以抄略故事摘用古言為務其意蓋專在尚高簡則于鱗選唐詩亦無乃阿其所好者邪如楊冏夜送趙縱詩前二句以縱氏趙因以趙璧之事造來第三遂又原潘岳賦奎棘返于舊府忽紬繹三字來以連其語脉後乃更掠抄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明月比會前句以成其首尾此類其遭首選合宜其爾耳

李大白詩

陸放翁入蜀記云大白孤帆遠映碧山盡此詩寫得茲境之景者蓋言雖遠帆眇末比映碧山乃尚可能覩而是竟亦冥其没盡也李夢陽鷺詩遥看一片雪深映碧山飛此非蹈襲大白則偶與大白同其情境者今按于鱗之選作孤帆遠影碧空盡未知孰是但陸是自至其境驗之實地者且云碧空云天際非無累犯則從陸之所誦為是耳

韋蘓州詩

詩有由一字異同遂見自他之分焉者韋蘓州寄丘

二十二詩云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余嘗見董其昌書此詩眞蹟應字作殊蓋應有所據而然矣今且依此作解亦是一說曰此章本於其所在之境自攄興趣以寄之者曰散步曰幽人與其幽居古詩同境一致可證也詩言人以我山居幽人無物擾耳目乃爲應能成眠而我殊未得眠所以然者山地空寂而松子落地亦猶有以攪眠也夫秋夜厭厭固爲難寐而翊以懷人切曷曾得眠乃其散步行詠靡一不出于懷人之餘而亶言松子攪眠寄物以遣自是詩家清婉虛澹之妙處而章特長于此者矣若以殊爲應三四句不得屬諸章之自謂也耳

杜審言詩

杜審言戲贈趙使君美人詩一說言盛糚豔孅之女而獨自向東方夫婿所在之處而去乃我或慕之終亦將學他家趙氏而作見排斥之使君烏敢望當家趙氏之使君也此其爲于鱗所選拔者一以其巧用楚雲桃花馬赤榴裙羅敷東方使君等事實戲劇之

辭而致句調却清高也以其旨歸負節而不流婬亂與昌齡空懸明月待君王句均有儼然古詩之正風也

二句八意

羅景綸曰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凄也作客覊旅也常作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愚按王勃蜀中九日詩云九月九月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亦又爲二句而八意蓋九月氣屬蕭慘者也九日節候客子思鄉之目也臺風俗所登臨遣興也而臺名望鄉亦足以增思耳席此他家之席非我所自憖也鄉此他域之鄉山川非所親也杯此可以忘憂也而用酌送客之酒亦足以傷情耳蓋古或有此一法而人多未考索之歟

詩加助字

詩有加一助字而始可得其旨者唐詩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

故園情此行不爲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剡中等醉客下折抑下魚鱠下並當嵌一則字看之其餘比比依此例推

影略

詩有影略冷齋夜話云鄭谷咏落葉未嘗及凋零飄墜之意人一見之自然知爲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滿廊僧不厭一箇俗嫌多按賈至有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二句不言風而盡風矣本邦諧句者流咏雪有猿飛天一枝青（贊）嶺（農）松譯爲嶺松猿跳一枝青槐皆可爲影略之辭耳

諧語

莊子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文之諧語也李白雷公砰訇震天鼓詩之諧語也蓋天象之不可碁定乃故以放諧遁焉乎

播替

俗人謂僧下愚者曰播賛僧原于東坡禪喜集

安而受教

孔子於門人常曰居吾語女使人安而受教也則君

子不重則不威亦豈張面兵擁師威使徒弟習習懾服以難出言之謂乎

啖實吐莢

徂來先生高倡明調天下之人一時禺于相應大宰氏親在其下而獨毅然不同彈詩議文於其學說亦止啖其實而吐其莢是何等劘腸也而徂來不以其不阿匼於己故疎之蓋有是量度而誠可能爲之師矣

仁齋

人請伊藤仁齋先生時立春前一夕先生盛服打豆驅鬼言色虔敬夫打豆家事敢自行之蓋以其爲古禮也此雖瑣末之事足以見君子謹庸行之旨焉孔子鄉人之儺朝服而立於阼階亦不拒乎其俗禮也

東厓

伊藤東厓先生嘗深夜歸路誤溲人家防虞缸去里所方覺乃反而扣其家慇謝主人明日更差人涓清之主人感服後此事廣傳擧洛稱其篤實

不識人

東厓先生一生不識人曾及書生問物徂來之文再三應之曰茂卿之文譬若肴鬼面怕兒耳此外杳無聞矣見于閑庭餘散

父子異部

三國志云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因憶余鄉有醫隆安者與其子忠安皆豪俠倜儻不修小節忠安宗香川太中藥不用製法雷斆者流之言常痛譏彈之隆安尸奉古法堅無所違於是動輙論諍狺狺後遂由此生隙各不相通數日矣有人居中和成其竪隆安酒膳以召忠安設饌特盛既至視之器中米粟糙糙鮮肉濯濯青蔌且不下鹽豉忠安憮然而隆安與伴人皆美食膄滑香芼撲鼻徐顧謂忠安曰生食不用製法果能適所好否忠安逡巡而謝

口才

巧舌利唇詞辨注射謂之口才之人與其論諍事須搆筆陣當之則其是非井然不可以相亂已不然則滿讕誣天終至取一時之敗矣劉邵有謂辨有理勝有辭勝不可不知

少在屬無

浮屠學者有少在屬無之目如孟子猶緣木求魚本言求不以其方而人或曰本草陶弘景云鰻鱺魚緣樹食藤花酉陽雜俎云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是木亦不爲無魚矣少在屬無乃或爲斥是等鑿論而設者

註用俗語

註傷寒論有三條辨者其文方氏者以儒語喩氏者以佛語程氏者以俗語各見其所自長而其於仲景也方氏則得其皮喩氏則得其骨程氏則得其肺肝所謂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歟而人有以俗語鄙俚議程氏者殊不知渠欲使人易曉其旨故特依俗語爾聞佛者之文有藴曼多聲專用諸喩俗此亦或其意也

三尺

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三尺蓋其時劍之通呼猶本邦言九寸五分人知其爲刀也

鋏鏑

孔子晩年喜易韋編三絶鐵鏑三擢經見諸書而抱朴子作鐵擿三折又或作鐵撾未知孰是

裒多益寡

易生義理義理成道君子以裒多益寡斷義理也君子用急不繼冨語道也按易古本裒作捊裒多益寡爲損有餘補不足之義

日自誤寫

素問上古天眞論其民故曰樸曰一作日解者或以曰或以日並未妥帖按老子以正治國章曰我無欲而民自樸淮南子本經訓曰憺然無欲而民自樸參考曰當是自之誤

暮臥不覆首

類要載高壽三叟事一叟曰暮臥不覆首按素問六微旨大論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噫乎領會素問此旨莫如這叟者哉按氣立疑是氣血始與神機得對

齊戰疾

論語曰子所愼齊戰疾齊者以人接神難以格其孚

戰之與疾則人命存亡之機係焉孔子在此有慎而後儒略不言聖人有慎疾保生之事者何

保生術

柳公綽嘗語憲宗有謂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擲而充之頤養要旨蔑之加矣嘗遇淇園先生論養生之道先生曰凡人身大關節在腰腹腰腹氣充盈則一身氣血得運行不失其生活之機其術要在於常自以其腰用力向前以自張其腹乃可得其氣充盈腰腹大關節氣用此得有餘則其餘小關節雖偶有小欠並皆可以此補完也矣余少時多病及三十心自悟是保生之要術平生行立坐臥每存修此之意爾來病魔退跡體絶針灸者二十年未嘗以病臥心常怡和而神氣常壯顧此乃不出於使氣無間隙之術耳余初亦羸弱因博捃養生飲食男女動作藥餌之法擇而從之佐以右件之術後寖至肢體豐下腹如垂腴氣志從自旺盛真爲要術斷非古人養生多傳迂誕之比也

節色慾

余在京師一再驩西依誠齋先生先生時齡九十三善餤健步精神益壯余問其壽繇先生曰歲四十餘失偶人勸後妻自謂既有儲嗣所冀惟壽終峻拒之矜居至今或此事見益也歸鄉之後按此索高壽之人遍得數輩詢之言如出一口足以驗先生焉又按宋劉安世自遷謫後懼遺父母之憂遂舉意絕色慾自言自是未嘗有一日之疾三十年來血氣意思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譚雖夜不寢精神如故夫養生之道又有箇節色慾一事正爾明較

無神光

瀧士儀先生形色實喪若無神光躬自憂之諮余養生之術余對曰先生勤學刻苦困憊之所致不如撥擺文學周歲而無心行動以養之也若夫人參地節而可延年則世何復有短折之人曩從先生讀書偶有所記列子云廢心而用形荀子云養略而動罕逼鑑云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此外小子復奚知奚言先生曰如是吾乃日夜目之然而匡坐修學恭默思道儒者之事吾其終不能事斯語乎後

踰年得病竟不復起

父母唯其疾之憂

史扁鵲傳虢太子病虢君見扁鵲曰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余毎讀而至此未嘗不掩卷愀然學者即此以推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乃信知此爲父母所憂於子焉矣

色難

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舊註非不通但未切實論語繹解曰色難者謂意難其事而見之顏色也言色難之而服其勞及饌酒食者非孝也以見愛不發諸誠心則徒禮不足貴也此說得之按漢書倿幸傳太子齰癰而色難之色難字與此一律

觚不觚

論語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物之方者故有人行方正因稱曰觚蓋古時有此言也言人之不能執中

適可也必欲其方正動至以圭角廉稜不能順世謂是爲觚豈其觚哉按莊子曰與乎其觚而不堅注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此不特可以見觚義而其肯亦是爲分逕一歸矣

足恭

論語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音哫猶楚辭哫訾慄斯之哫哫訾集韻曰以言取媚也王弼曰謂柔顏色也此釋哫訾一以巧言一以令色蓋言巧言令色極自卑飯是爲哫訾之恭左丘明已耻之孔子亦耻之也故曰恭近於禮遠耻辱

澆季人情

顧寧人曰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汎彌奢彌吝近乎盡澆季人情哉

同藝相嫉

翰墨射御醫卜以至書計伶人均是材藝自古藝人多不學道以故其藝彌高而媢嫉彌多乎至以相忌害不爲不够亢倉子曰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豈然哉

濟生

醫以濟生惠人爲己任者以笏室之卑而上無耻於槐位故賈大傅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非謂醫之有可貴乎醫以釣名弋利爲其心者以千鐘之富而下有侔於奸賈故闞子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非謂醫之有可賤乎

利器毒藥

盤根錯節非利器則不斷痼痾難瘼非毒藥則弗除但利器易傷物毒藥易害人是固可畏矣而醫之良者用毒愈多何也蓋物有非常之性而有非常之能夫韓信英布詐力麁徒耳而漢高善用之則興假令其疑惡不用吾未知夫鹿落乎誰手也

辨物

博物多識爲道藝一端也固矣皇朝有若羅山若水益軒恕庵之輩辨物之書疊編累帙而來人知鶚芋家分鼠璞寔是學者鴻益而醫尤爲有賴焉但夫後生薄材力不能以該萬事以是纔容於其外則已麤於其內予少喜讀辨物之書及有異卉怪品輙必質

人取辨然而問之形狀則慧慧究之性能則憒憒則醫之事辨物豈其徒睎羅山益軒之數子乎王充有謂曰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採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

本草

書固不可不信而又有不可以泛信者馬錢子味苦溫服至三錢以上必能殺人而本草曰味苦寒無毒射干今人縱情連服未曾見其害而本草擯列在烏頭顛茄之間曰有毒本草虛妄逞逞如是然則本草不可讀乎曰不然權衡在我何書不可以讀又奚獨於本草哉

誤蕗爲欵冬

吾周長俗兒初生槩服欵冬根汁呼曰土五香不知何据愚按邦俗欵冬用蕗字而蕗本爲甘草一名古者初生兒多用甘草一品蓋此其初俗醫見方書有用蕗以爲蕗即欵冬此物宜兒遂用之民俗無知遞誤至于今也

使方法

佛者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余亦曰醫昧方法使醫明使方法

物用無窮

嘗獲一大瓠瓜剖之瓢厚數寸淨潔如雪謂質淨味澹可以利水道適有貴衲邀治濃痳因試剉瓠瓢加甘草少許進之歷盡六帖濃去便快而愈闔山拍掌夫一瓠之用擴而充之可以盛醇可以渡河或可以療舊痾隨其人爲用無窮乃豈徒繫而不用者乎哉

水蠟樹

寛政間洛豪族買一婢自云近江山村產頗勤敏得主家之意居無幾得瘵疾醫以爲不治輿而歸家主家痛惜爲終當死厥後數月而忽又還至面貌怡和如常家人且喜且訝因叩其由曰距奴居三里所有一樵翁知治此病就而乞藥服之浹日大便見如蜩者不久病瘉得以有今日矣主家語之醫和田氏和田氏遣門生厚禮就翁詢之翁乃引至屋後指一灌木示之曰惟此併剉枝葉服之無復他技能木是水蠟樹云按本草虫白蠟殺瘵蟲蓋偶相合者爾

蟾蜍

陸放翁避暑漫抄富彦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歸郷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歳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云云顧此與后稷牛羊牸之均是天護非專關蟾蜍也蟾蜍吐毒氣如虹蜚屬觸者皆墜雖鼬鼠之大在數仭樹上一中其氣無不斃者是故蟾蜍尋常爲可惡之物決非有益於人者矣余記一怪事寛政初年加賀立山下一村里正某初有子三人二人同病瘵而死季子續復臥蓐病狀全同家素富贍藥禱莫所不至斂手俟死一日有道者投宿貌頗異常時暑道者乞浴僮先寘沸湯還再取水至則道者既方灌之僮驚而異焉入夜主人與道者語及子疾因悉顛末哀咽極切道者聽了若有所曉曰某爲能治之因出照火遍索屋地乃占一處于竹叢中使人堀之及二尺許忽有物出輒擊斃之視之

大老蟾也見穴邊有血如線蹤直至病室蓋蟾以氣吸其人血也道者謂主人曰害已除矣蔑復之憂主人大喜欲留以厚報之道者曰某有程明日須發只得辦擱飯一個足矣其翌遲明而詣之户開而道者已亡主人悔惜使人追之弗及矣後無幾病乃良已其家常念觀音人或以爲其報應云得於淇園先生聞其隣村人之語

縊女

石州益田山中一大栁樹常有蟲數百絲經其頭而下垂焉土人呼爲女郎虫傳昔有一妓縊樹而死化而成蟲按此蟲山村間有之爾雅載之曰蜆縊女注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

鬼面蟹

長州赤間關所出平家蟹膂赤狀如鬼面醜槐土人傳云平家軍衆溺死憤魂所化故曰平家蟹按此蟹所在生之和名志摩假爾明祝枝山野記載之曰鬼面蟹

黑蛺

長州吉見林丘有巨蛇長二丈餘絶肥大有時而見土人畏之立祠奉如神靈二歳一度盛俎豆祭之祠前有池其日也鮑躍池中池水為沸騰滚亂須臾而歇如故云按古詩黒蛟躍重淵恐是此類

怪石

周北一村里曰仁保有小阜出石大如檳榔子形圜色淡白中皆有餡其色黒土人呼曰饅頭石其地又産牛房石蓮根石牛房石者色黯而長形如牛房根蓮根石者通孔條達形肖蓮根區區小阜而出石種種怪竒如箇亦世之所希覯也

竒事

田長統時時来見質余竒事異産余謏聞寡見其所能辨十百中偶有一二而已嘗聞秋穗山村有大鼠時出土人見之驗異爲凶余曰本草載之曰隱鼠大如牛是歟又聞周洋六月中在半夜後時有聞海鳴若轟余曰林鬳齋莊子注中言有六月海動之歌蓋彼國亦有此事又聞但州新市洞谷有石每春分彼岸中日石上生花如牡丹花蘂白色余曰石花見鄭

邪代醉編云慈利縣武口塞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繚繞雖精於畫者莫能及此石有生花也若其華以彼岸中日蓋傍佛之俗附會以奇其事亦猶彼岸櫻之類爾按王濟手鏡鋟樹毎遇丁卯年乃花恐亦妄耳

丁班

人知腐草化螢陳麥化蜨而不知麥稈腐者化爲丁班余幼聞老農話一草屋有瓮兼簷溜掬霖後瓮中見有丁班浮陽究之始知屋上小麥稈陳腐所化云

時余友有好事者磁器盛水因入小麥稈極陳腐者撮許度之于爨火之上已而忘至數月取而視之水居而丁班數十成形暍光

菊實

謝在杭云本草綱目謂菊春生夏茂秋華冬實然菊何嘗有實此與離騷落英同誤矣按落英衆說紛錯而謝以爲作者之誤可謂破環斬系之見矣至其謂菊無實則謝殊未知菊至近世花分千樣萬品總是種子變生乃然也於乎長有所短哉

礬毒

一長年語紀州有港忘名其處水爲分界瀅澈如鏡魚至此者輙即飜肚余曰意令人井水有濁以礬石末一撮投之即澂由此推之此其下疑有礬石乃使水瀅澈礬石酸温有毒故能死魚也按劉敬叔異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山岡不生草木王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礬石滿塋礬性毒烈廼足以取證又有苦潮亦能死魚但水不必瀅澈然耳

集眞嶋

唐李義山詩海石分棊子此用集眞嶋事按杜陽編云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棊上勅待詔顧師言對手王子出楸玉棊局冷暖玉棊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眞嶋嶋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故謂之冷暖玉更産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爲棊局光潔可鑑初謂詭不經

全無此事後考豊後佐嘉關海地有白磧黒磧白磧者其石皆白黒磧者其石皆黒曾無相亂而石皆瑩精如玉其扁圓者便可用爲碁子且俗傳石冬温夏冷又伊豫大洲與豊後向對不相遠地中出物似大木根在土中經久化成者而爲木則外無朽餘水淹無朽爲石則脈之有木理燒之有氣臭類夕品沈香或因其磨之生光以爲玉屬則其賎亦足抵鵲矣貴人有得其大者用製棋局美玩可珍以此攷之彼所云玉碁子楸玉局或其指此乎按馮鑑續事始齋武陵王曄作側楸碁局廖倫璣曰楸材宜碁枰謂之楸枰則彼其云楸玉徒是附會之言耳他云國王云三萬里及爾集眞嶌凝露臺手談池並皆文人矯飾僞誕逞逞有然王元美嘗有題文徵明書杜陽編曰蕪鶚杜陽編乃郭子横洞冥王子年拾遺之類而自詭勝之第公以誠實心信修誕事以精謹筆書狂肆語杜陽之多妄乃不復待辨已

辨曰

列子湯問篇孔子東游聞兩小兒辨鬭日之大小遠

遠不能決也後世桓譚王充安岌陳耕山數子迭有論辯並未得無之異議焉按物理小識暄曰氣能使物大又曰地上浮游之氣日少而夜多竪少而横多中適曰日始出大而不熱者地氣横映故大氣厚隔遠故不熱也日午熱而不大者地上氣淺故不大氣淺易透故熱也此說簡明近理

諸色

五色中白爲色之始黑爲色之終比日喩之白是平明緑與黄是色之禺中青與赤是色之亭午紺與紫是色之日晡而諸極色倶歸一黑是猶昏夜而其更極也有變還又反白譬猶炭之燒過者成灰也夫一物之微攝心觀之未有不自呈其陰陽勝復之理焉故曰聖人師萬物

神論

凡天地之間物有爲變樞妙用而人不可知其方者穪之曰神易曰神無方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也神之有爲用也必憑精於物以是其形雖隱而其迹必從物而見乃亦有可知而言者易曰知鬼神之情

狀又曰知神之所爲是也夫神精之用而精爲之體故有精神之名又常循氣以行故有神氣之目交乎陰陽同乎天明存於凝一而亡於否隔者也人之始生也契合其陰陽精氣則天之神因相孚感形種焉成譬猶天火發于金石相鑽之際也易曰精氣成物又曰男女搆精而萬物化生是神與精氣其實合同也神行人身有逕隧名爲神經形類筋脉而細其本起自腦與脊骨而罔羅軀殼無處不在凡人視聽言動皆有神經而能致之機關也神經中有津液其色清白而薄即是腦脊而髓下灌于此者神蓋依此以養焉髓者亦是精液之所造成是故洩精多則髓涸骨弱可以知已夫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魚吸水而服其精人之吸氣直亦服其精氣中有精猶若酪酥有醍醐則氣原爲精神之所棲據是故禮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氣既爲神之棲據是以氣不平則精神困厄疾於是乎生矣大古之民知道無忤不令神至困厄是以人無殤折以保其壽即使有疾亦惟有移精變氣之法藉此得治而未必藥砭是務也今世

之人毫無省其道常以亂氣損精有疾一作則陰陽睽離靈根頓陷方茲時徒任草根木皮以要還神於竭遠豈不已惑乎是故欲長生者不可不知養其神素問曰得神者生失神者死欲爲養神者不可不知保其精故又曰積精全神又不可不知正其氣荀子曰治氣養神氣治而凝一即是精精足而神全可克與天地同壽无有終時矣

鹽性沉重

天經或問曰鹹者之性尤多下墜試觀五味辛甘酸苦皆寄草木獨是鹹味寄海水足知四味浮輕鹽性沉重矣愚按陶弘景曰胡中樹鹽推篷寤語曰女貞國鹽生木枝上天工開物曰東夷樹葉鹽李瀕湖曰木鹽生于樹蓬鹽生于草或曰賀蘭書云百草皆有鹽可以法取之近日醫燒茵蔯蒿爲灰淋汁煎至結成而用之視諸芒硝鹽氣較酷觀此則草木固非無鹹味又偶記小石先生嘗過近江水濱有滷氣撩人使從者覓之路傍曝藻上樓霜塵取舌之味又鹹乃知湖水其底亦有鹽且外此池井上崖砂石生鹽不

之亦不得獨言海水矣雖然鹽之所在都是底裏沉着不如他味淺露如人身鹽氣陽熱掀颺則或爲汗出於毛孔不然下滲而落于膀光最下之腑以爲其常由此以論或間之說其辭雖舛而曰鹽性沉重下墜其理一條弗可以易也哉

誤食

世俗當食專唯知揀去砂石謂誤食之作砂石痳歲除一日家喫褐腐曰能下歲中所誤食砂石殊不知砂石入腹輒出穀道鳥獸常糞砂石可證矧如砂石痳是其小便結斂于膀胱以作砂石之狀猶便器塗濁久久結作如石也有人臥起蓐上見砂石試振衣襦從下簌簌每且常然醫以爲汗所結成乃與藥更大發其汗不日其症頓已考蘭說人身鹹水下滲爲尿糞上爲汗本爲一物矣併證以知砂石痳非因誤食砂石也以余言之食之可揀最在毛髮賤下食麁麤動見毛髮若誤食之積多則恐作髮瘤作髮瘕作髮痳其他異病不可名狀乃有因此物梗塞者亦不可知已有一瘍醫解死狗觀之小腸中有髮摑結填滿

蓋不幸碍滯不得下見者又按五雜俎蜀有鹽井深百餘尺以物投之皆化爲鹽惟人髮不化以此言之誤食除毒品之外莫如毛髮可畏也

初生紅肉

源別駕語丹波山家有獵夫舉一子遍身紅肉如脫皮狀人以爲殺生之報愚按此胎熱所致之病孫一奎赤水玄珠有云兒初生下遍身無皮俱是紅肉宜速取白秈米粉遍身撲之其皮漸生觀此則亦非必縁殺生報應邪又聞一山虞言中巨蟒毒者一時周身赤禿如蛻狀急用麩粉傅之旋瘉與此同術

慈哀

余郷小埜某者有慈哀之心常喜放生嘗有販生泥鰌者欲買而放之價甚貴其妻爲貴爭之曰即得之亦是半而足矣某不聽曰吾寧忍沽其半而死半竟盡購之販夫有愧色曰君輩爭一爲慈哀一爲節儉鄙夫獨無意哉乃爲折半價而去語曰德不孤於是乎驗矣

詩無恒義

論語告諸往而知來者自古衆說迭謬愚謂告諸往者常告以一定古往之訓也知來者知後來變通之義也蓋古之爲詩者其所因兼自有定訓而至取義之變則旁引無窮隨用隨通不若後世拘守偏執也子貢子夏於詩也其最有得於斯者孔子謂爲可與言詩者其亦有以矣夫

用字微析

攤輟耕錄中言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帝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此言

渡河數句中渡涉行濟用得微析又嘗見一文士紀宇治川爭渡事其中言渡凡數各殊事形而並惟一渡字漫爾下之以故其言不細膩其事從乏活實是無它亦以其昧字義看渡同涉濟故耳

文有緩急

叙事文語有緩急以從事勢其所以喻人於實地也史酈生傳高祖遣使者告酈生曰吾不暇視儒者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之一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

曰客天下之壯士也此狀使者驚怖遽駭之態語之急者也扁鵲傳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此寫二人從容私語之態語之緩者也

賽字

賽桂香賽珊瑚賽蘭賽月賽爲勝似之義品字牋曰两相比並而欲勝之曰賽

息耗

音問謂之託又謂之息耗息耗猶消息也後世用音耗寸耗等字或爲與託同尚可以爲息耗之耗則甚謬矣

過度

俗謂手傳與物於人曰度按漢人亦有此言輟耕録曰幼者就籬落間摘一青葉度于老者又有用過字爲度之義者五燈會元云師方偏袒而自圬瑩白爲之過泥焉又唐王建宮詞云宮人手裏過茶湯

風流

當世詞客以行樂閑散爲風流脫塵之事競趣其風意是季世詩弊於風雅爲曾有是義毛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又云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自當世詞流視之豈不噎以不韻無情邪

陶犬瓦雞

古擧高士賢者其中多是肥遯斷世温飽自適其無事於當世有甚於陶犬瓦雞者是等游佚之氓不知何以酬天意也夫日月運行温凉代謝天之有事也身在六職之一而坐朝聽萬機天子之有事也如渠巖棲谷隱無事而終豈可謂全人道者哉

游惰

論衡云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闇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數句於乎世游惰之人的砭其頂

邪氣

人有恒病而不自覺者則其馳竪雖無異而如心氣

寧能無所不正焉夫人其處家也偷安其接世也疎懶其使人也褊急其從業也倦懈其見義也昏眩其謀事也多疑其遷物也怯懦此皆非厥稟性本志自是病邪戾氣之所令以然嚴律在前亦未如之何耳是故士人在世須當力祛病邪夫氣一則動志邪氣充斥以閼正氣其意志應物不能融通自在豈不亦宜乎淮南子曰神清意平物乃自正墨子曰身體强良思慮徇通志道者其可不以致思焉

貴者難療

貴者有疾尤爲難療郭玉對和帝言有四難焉見于後漢書余謂貴者難療其由豈止四衆人儳和而醫令不行婦人執事而將息失度藥則先適口而不要利病方則專補益而忌疏滌並皆其所以爲難療也且夫君上疊膝於深宮之中氣血抑遏無從疏通寘身於温柔之鄉對衰過寸罔省節制五鼎八珍餖飣于前重幌密幃燠鬱于後無一不爲疾病之資矣其既然矣以是賢君擧醫知頤生之道者以仕之獻替此謂之治未病也

神方

明王三才醫便有救急驚神方曰不得受謝并食病家茶酒犯者不効嗟乎此不唯可神救疾并足以鍼炳時醫矣

醫有十四不可

今之爲醫者有十四不可焉恃學而疎術一不可也主意而昧法二不可也年少而麤思三不可也年老而難事四不可也護身而遁危五不可也見利而忘仁六不可也輕生而寡惻七不可也畏死而多遽八不可也厚富而薄貧九不可也倮賤而憚貴十不可也拘例而失權十一不可也趨變而惑常十二不可也巧言而衒技十三不可也標己而伐他十四不可也若妙去所不可其可也乃將自至忽之無者其不可也乃將長不除爲醫如是其害于人也不尠何其惠民濟生之云哉

回光反照

人疾篤俄而飲食加倍言色俱見愈狀者其死必近俗謂之間晴言如久霖中間假見晴色也嘗從舌官

訪之清客朱鑑池朱答名曰回光反照

蝦蟆衣

嘗野見兒群戲擊蝦蟇蝦蟇絶仍用芣苡葉裹之直溺其上須臾蝦蟇便蘇按芣苡葉一名蝦蟇衣已竒又按人尿千金方用治卒死阿蘭人酸刻驅奴少有忤肯必痛衝踤之有斃急用人尿撿口灌之無不即甦者兒而自知是法可謂更竒

技癢録卷之二畢

技癢録後叙

夫天降人材必以地方防長之間外縣瀧諸君而鉅儒碩師群然輩出物子以媲鄒魯有以矣夫因又怪醫家獨無論及其美者焉何也余以壬戌秋于南部先生周防之府先生於醫其學精微及親觀其所為治術圓活阜為上手先生夙冨著述就中金匱正正誤無翼而蜚遠播禹甸嗚呼盛哉昔者張松北見曹操以其川中醫有仲

景為誇今也吾将以防長間為我川中亦非過論也技癢錄者儒醫雜家之言先生自視如雞肋不以眎人余竊惜其臭敗也強請梓之世之看是卷者尚亦有以覽於其緒餘歟刻成謹書其後

享和癸亥之秋八月

門人豊後　關衛拜譔

文化元甲子年三月

浪華四軒町

書肆　平瀬新右衛門